

一树桃花

□ 程明珠

盛，一团团、一簇簇地挤在树梢，像一朵粉色的火烧云。老太没上过学，却有一双巧手，她把这些桃花洗净做成桃花酿埋在树下，等中秋小爷爷他们回来时才会开坛。坛盖被揭开，桃香混着酒香充满鼻腔，沁人心脾。爷爷每次喝桃花酿都会眯起眼睛，咂巴着嘴，仿佛喝的不是平常的桃花酿而是传说中的玉液琼浆一般。我看着嘴馋，就同年龄相仿的小叔趁人不在，偷偷打开酒坛倒一杯共饮。酒香扑鼻，甜甜的美酒尚未沾唇，我的心就醉了。老太发现我们不见了前来寻找，发现两小兒早已喝醉，笑着喊来众人看热闹，围观两个小醉鬼。

彼时学校离家尚远，每天清晨就要坐上爷爷的自行车出发。朝阳羞涩地从云层中透出几抹光线，月儿颤巍巍地和黑夜最后的蓝调告别，是十分静谧的早晨。忽而，鸡圈传来几声鸡鸣，惊得月亮携云层出逃，天光乍泄。老太早早地就坐在树下拿着簸箕挑米虫，我跑到老太面前道别。老太枯瘦干柴的脸上镶嵌了一对始终笑着的眸子，皱巴巴的手带着桃树的清香。她摸了摸我的脸，又揉了揉我的头发，轻柔地说，去吧，好好学习，在学校要听先生活。

待到傍晚下学，一群老人又坐在桃树下唠家常，远远就能看到老太的一头银发。昏黄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桃树叶打在银发上，斑斑点点，像是掉了

色的银镀金。看见我们几个小孩下学，唠嗑的都停了下来，叫唤着自家的孩子。我同几个姊妹亲热地贴到老太跟前，絮絮叨叨地说着学校发生的事情。偶尔老太被逗得乐呵了，就会抚着胸口，前后倾倒。

后来搬家，与老太也一南一北而居，爷爷兄弟几个便各折了一枝桃枝嫁接在了新家门口。虽然不能每日相见，但每逢周末我都会去看望老太。她年纪越大了，患了癌症之后变得瘦骨嶙峋的，一双枯树皮似的手爬满了虬枝般的血管，脊背也越发弯了，但和人说话时总会昂起头来，笑咪咪的，丝毫不在意病痛的苦楚。她仍然喜欢坐在桃树下干一些简单的手工活。桃树有些老了，结的果子越来越少，叶子也没有以前茂密了。老太倚着桃树，轻飘飘的，逆风一吹，桃枝歪向她，让我竟有些怕桃枝压坏了她。

尽管尽力医治，老太还是离开了，她在一个桃柳随风吟唱的夜晚微笑着离开了这个生活了七十多年的小镇。送她到墓地的那天，桃枝拂过我身，似是轻轻安抚，我便折了一根带着桃花的树枝携着。待骨灰下墓，我将这枝桃花插在墓旁，桃花依偎着墓碑，仿佛诉说着相思。

昔我往矣，桃枝蔓蔓，今我来思，桃影疏疏。扑面的漫野春风，吹干了我脸上的泪痕，却吹不灭心中的依依惜别情。

祖父的竹杖

□ 叶惊秋

昏黄的灯火在夜深时又亮起来，我正对着老房子那一面宽阔的、惨白的粉墙，又想起他蹒跚的影子。还有竹杖落在木楼梯的台阶上，一声声稳稳当当的闷响。

他是我的祖父。在我尚不知事的孩提时代，他便执拗地拄着那根竹拐杖，在我面前站成一座佝偻却有力的山。我在他宽厚的身前，坐在学步车里踮着脚尖学习走路。摇摇晃晃地，一个不留神就要跌跟头。他笑着用他那根竹杖轻轻敲打着我的小腿，眉心纵深的沟壑堆叠到一块又爽朗地舒展开。

他说，小孩子走路要踩实了，一步一个脚印，这样来日才能走得更远。那时候他已经约摸过了古稀之年，灰白的鬓发昭示着生命的衰退。他已经很难走远路，只能借力于他那根固执的竹杖。在老房子那块硕大的白墙前，他夜里走出书房下楼，总能恰好把影子送入幼年的我眼中。他拄着他的拐，缓缓地拾级而下，每走一步便有那拐头砸在木阶上滞闷的一响。

他站在我的面前，一字一句地告诉我，爷爷老了，走路不稳当了，便要多借着这竹杖，让每一步都稳稳地落下。他说走慢一点，走得慢不容易摔。

祖父的竹杖来自故乡后院的一丛老竹。他年轻时赶上“上山下乡”，一个人只身漂泊在远离故土的小村庄，在那里学会垦荒、插秧、收稻。洗去了一身少年时代的骄纵和浮躁，他的肩头沉甸甸的，把每一个步子都压得稳实。

祖父一生平凡，无大建树。他一生安分守己地做人，顽强地捱过动荡，度过饥荒。故乡后院的老竹子仍在野蛮地生长，春来滴绿碧翠，即便是秋枯之时仍挺拔峻丽。我没见过祖父年轻时的模样，却常常暗自觉得他兴许就像这一丛老竹吧，在风霜雨雪里头稳稳地生长了一辈子。

后来我也不再是懵懂的小童，不再渴望着街巷里一碗消暑的木莲冻，祖父却早早地去了归途。

每逢寒食清明祭奠祖父时，父亲总要落泪。

我从墓地回来，走在泥泞的山路上，极慢却极稳。祖父的话语仿佛仍然在一阵阵风中送到我的耳朵边。他说，鞋子啊，总是要沾泥的。

风吹竹林，某个瞬间我恍惚地觉得祖父走出了时间，他的影子从模糊到消散，他的笑声也一并远去，徒留我仔细地体味什么是人生。

隐入青烟

□ 陈思妍

清明，人们纷纷返回故里祭祀祖先，追念先人。我们家也不例外，一早就踏上了回老家路程。

一路颠簸，满目新绿，终于抵达了陵园。爷爷和姑奶奶两家的老人携子女早已在墓前等候，手上提着元宝、纸钱，还有祭祀的瓜果、鲜花。

上一次扫墓还是几年前，今年得空回来，墓园还是当初的墓园，四周皆是苍松翠柏，高大的柳树如同守护神一般庇护着这一方陵墓，神圣而又静谧。微风吹起柳絮，纷纷扬扬，堆积起厚厚一层思念。

扫墓的路上并没有想象中的沉重哀伤，一行人在陌上缓缓走着，聊着往事。姑奶奶和爷爷如今还记得太婆婆家的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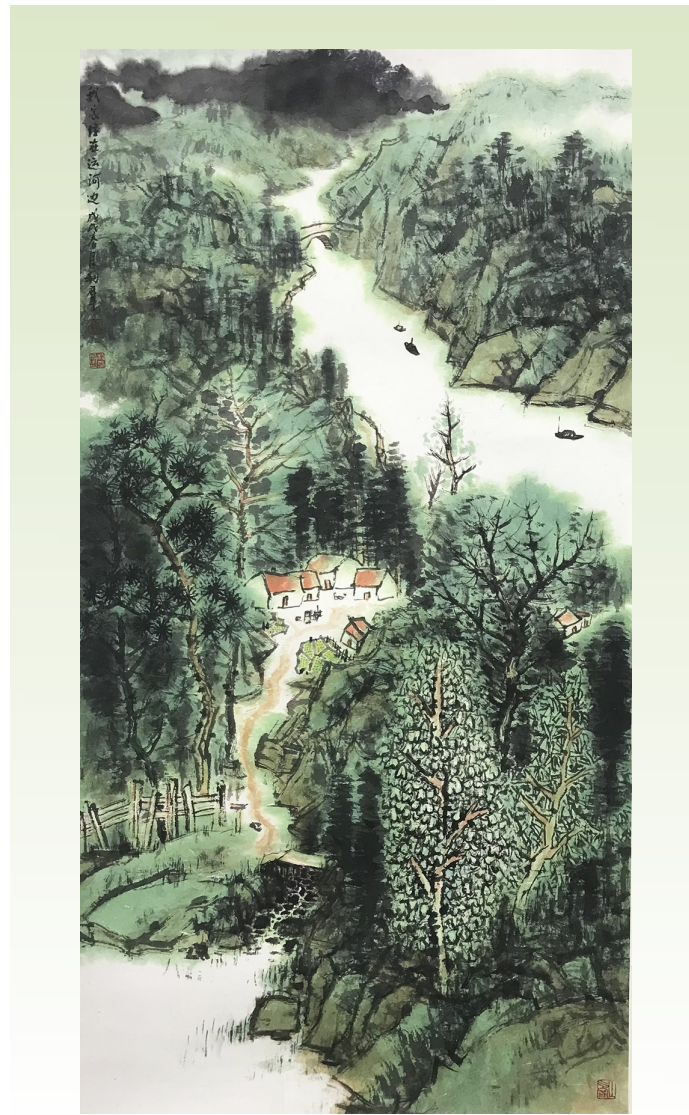
葡萄树，他们兄妹俩去才有得吃，别人一概不给。忆往昔，他们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

如今，祭品也是日新月异，姑奶奶拿起一条纸质的中华烟向我们展示，笑着说：“爸生前爱抽烟，今天给他带了一整条。”另外还有盒装的纸质家电，里面洗衣机、电视机、空调一应俱全，都做得十分精巧。

沿着公墓内的水泥小道一路走，很快找到了祖辈们的陵墓。墓碑上刻着端正庄重的隶书，很多我从未见过的先祖先辈长眠于此，任庭前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我注意到姑奶奶眼眶微红，那是对已逝至亲的怀念。

陌上青青处，思念随柳絮纷飞，随风化雨。至亲的离开不是一时的暴雨，而是一生的潮湿，在这个新生的时节，万物向枯萎沉寂告别，在轮回中开始新的恣意生长。生者怀着对亡者的思念和哀悼，且歌且行，再度出发。“根深则叶茂，源远流则流长。”生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命的色彩正是在时间的累积中沉淀、出新的。

清明，既是节气亦是节日。一边是慎终追远，一边是天朗气清；一边是哀伤和死亡，一边是明媚和新生，既有对生者的点醒，也有对故人的缅怀。随着隐入尘土的青烟，我们怀揣着对先人的思念，对未来的向往，一步步走向春意更深、青草更青处。



《我家住在运河边》 朱利群